我從西藏來

喬因·巴聰 著原
沙千夢·黃心嶽 譯

根布剛沙作了幾天的考慮之後，決定離開修曼寺，到積依根都，去見那裏的中共官員。他更希望我和其他幾位弟子與他一同前往，而且還要謙虛的步行而去。

聽到他的決定，大家都非常擔心。自從他來到修曼寺院以後，修曼寺寺院裏就充滿了崇高的精神氣氛，大家的學習也都增多，而且逐漸深入。我們盡力想勸服他不要那樣做，但他堅決表示，這是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。

於是，根布剛沙和我，以及幾位高級喇嘛，一同起程前往積依根都。

在我們到達積依根都以後，我們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，和中共官員討論問題。根布剛沙知道，如果中共不接受「非暴力」的佛學，那便沒有方法能夠制止他們作更多的殘暴事件。

那幾位中共官員，在聽了根布剛沙的談話以後，只表示他們會將這次的討論，告知中國的當政者，同時又說：「非暴力」只是佛教的一種理論。

根布剛沙跟着在積依根都都市向西藏人演說。他被邀請到那裏的一間寺院，寺院裏的幾位年輕學生，急着要和他辯論。根布剛沙對年輕僧人們說，哲學理論一定要用於實踐。

他們跟着討論「仁愛」，根布剛沙問年輕僧人們「仁愛」的意義。幾位年輕僧人引述了一段佛經，根布剛沙對他們說：「單單引述經典本身是沒有用的，我們每個人不應該只在心裏把經文記熟，而應該在行爲上，把『仁愛』表現出來。」

根布剛沙和市中的西藏人談過之後，發覺他們大多數都急於要用武力抵抗中共。根布剛沙對他們開導：西藏人幾乎連任何軍械都沒有，這樣赤手空拳與共軍搏鬥，絕不是明智之舉，而且成功的機會，眞是非常微小。

他對他們再三開導，又和各個西藏人單獨的談論這個問題，總之要他們萬勿動用暴力。

跟我們同來的僧人們，拿了我們的包裹，乘渡輪過特李珠河回去修曼寺。我和根布剛沙，步行去加也拿萬尼—三哩外的一個鄉村。

這個鄉村有一大批「萬尼石」，上面刻着很多咒語和經文。在十三世紀的時候，當曹尤花巴方丈從中國探訪回來以後，就在那裏開始豎立這些岩石。這些「萬尼石」佔了好幾畝地，我們要走半小時才能環繞它們一週。這些「萬尼石」附近建有幾間寺院，最近代的一間有兩層高。寺院前面有一個巨大的「法輪」，高度與寺院屋頂相同，直徑大約有四十多呎，要六、七個人，才能夠把它轉動。根布剛沙一面在那些神聖的「萬尼石」旁邊行走，一面創作了一些新的佛歌，他有時會給我解釋歌中所象徵的意義。

我們在加也拿萬尼逗留了兩天，中共給我們預備了一輛貨車，載我們到特李珠河。我們從來都沒有坐過車子，當我們坐進貨車的時候，根布剛沙覺察到我非常興奮地在迎接這個新經驗。

他轉過身來對我說：「你知道物質的力量有多大？現在你是第一次與它直接接觸，你要注意自己，不要太過興奮，不然你便永遠都不會清楚認識這些物質的性質。」

特李珠河的另一岸離開西清還有七天旅程。最初的四天，我和根布剛沙一同步行，到了第五天的時候，我開始覺得疲弱，只能改爲騎馬，走向目的地。

我們在旅程中到塞舒寺探訪。我一向都希望能在這些重要的寺院學習，我已經得到了老師和碩士學位，更想多學些較高深的學術。現在，我能夠探訪塞舒寺，彷彿我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一半。

塞舒寺的方丈還是位小孩，所以根布剛沙去和攝政方丈談話。攝政方丈對根布剛沙的教學非常有興趣，尤其是「非暴力」這一點，和他的思想很相同。他帶我們遊歷寺院的四週，給我們看一些佛陀像，這些佛陀像是送給特桑卡巴—積依勒學派的創辦人的禮物，佛陀像體積很小，特桑卡巴曾把它們帶在他的身邊。寺院對這些佛陀像很重視，將它們很小心的保管着。站在這些小佛像的前面，令人產生一種神聖的感覺。

塞舒寺的集會堂可以容納三千多位僧人密密的坐着，當這三千多位僧人一起唱經的時候，音量非常宏偉。

每一間積依勒學派的寺院，都很注重邏輯學的研究，當邏輯學的講課完畢以後，僧人們會聚集在庭院中，然後分組辯論，這次參加辯論的僧人，最年輕的只有八歲；我們得到了在一旁靜聽他們辯論的機會。

一組中的一位僧人站起身來，向另一組僧人提出問題，一面用手拍掌，同時把脚用力踏地，發出種種聲響。如果他所提出的問題難倒了那另外的一組僧人，他會把他的一串念珠，從這隻手臂，提到另外一隻手臂上，而如果他所提出的問題被另外一組僧人回答了之後，他便把一串念珠掛在自己的頸上，然後坐下。通常，被詢問的僧人在回答了問題之後，會立刻反問向他發問的僧人。

可惜我們在塞舒寺不能久留，還要在很寒冷的天氣下，繼續趕路，這區域的位置很高，所以更覺冷不可當，高原的農民這時都住在營帳裏面，不大走出來。

當我們離開西清只有一天路程的時候，幾位從西清寺去鄰近寺院探訪的喇嘛告訴我們，西清寺並沒有完全被損毀。喇嘛們對我們講述了共軍侵略西清寺的經過：

中共軍隊一入侵西清寺的時候，便把所有喇嘛都用手銬鎖了起來，一起被關進一間佛壇殿裏，共軍把他們鎖得使他們幾乎完全不能行動，只給他們很少的食物和水。

跟着，共軍在寺院四處搜索，但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。後來西清附近的村民聯合反抗共軍，他們只有把鎖着的喇嘛，釋放了出來。

共軍准許僧人們留在寺院，他們就在寺院四週，架起營帳，任何想離開寺院區域的僧人，都要先得到他們的批准，然後才能外出。

西清寺鄰近的大多數寺院，都被共軍完全破壞，西清寺的喇嘛們聽到了這個消息，都非常難過，他們雖然不想離開西清，但心裏仍舊害怕共軍會再做出暴力的行動。

幾位喇嘛把這個問題和根布剛沙商量，根布剛沙告訴他們，共軍接受「非暴力」這個佛學思想的機會，非常微小，西藏的處境，不可能會有好的改變。

根布剛沙勸我回去修曼寺繼續教導工作，而我却因爲他對共軍的提議，沒有得到成果，很怕他留在戴爾基會有危險。我決定多留三天，在這三天之中，根布剛沙教導我靜坐和其他學術，然後我才起程回去。

不久之前，我離開了我的老師康德魯，現在，我又要離開受康德魯委託教導我的根布剛沙，我覺得我完全的孤立了。

我和我的僧人們回到了修曼寺。寺裏的一切，都發展得不錯，只是大家都很焦急，想要知道根布剛沙和共軍談論的結果。還有，當我和根布剛沙不在修曼寺的時候，中共曾經派人來過修曼寺，對我的秘書說修曼寺欠中共五萬個中國銀幣租稅；同時，修曼寺裏所有的印度和歐洲來的貨品，包括手錶等等東西在內，都要交給中共，連達賴喇嘛在印度照的一幅相片，也要被充公。他們更說將來我回來以後，一定要親自參加他們的討論會。

那時已經是一九五八年的年尾。寺院裏舉行一連十二天的一年一度的儀式，爲下一年驅走邪惡和帶來好運。雖然這個儀式包括很多的工作，但是大家都非常振作。

以前，在每年的新春，我都去靜修中心，過幾天平靜的日子，這一年也不例外。我去到靜修中心的時候，發覺裏面的喇嘛們都非常困擾，因爲根布剛沙使他們破了守靜修的戒律。不過，他們似乎在精神道行方面有了很多進步，那是因爲他們出去以後，曾經跟根布剛沙學習過，也接觸了其他的僧人。我向他們解釋，離開靜修所並不表示他們破了戒，而只是他們必須受的訓練，是有着很大的意義的。

新春過後，我回到寺院，和盧巴多基仁波切商談了多天，盧巴多基是在德斯眺替我管理寺院的攝政方丈。

盧巴多基在這一年中，突然顯得很老，而且時常若有所思。他對我說：「中共似乎一天比一天狠，我知道蘇聯共軍在蒙古怎樣的殘暴，他們消滅了所有的蒙古寺院。

「像我這樣的一個老人，我的健康已不再良好，我可以借死亡逃脫，但我爲年輕的一代，感到非常焦急。

「如果你能拯救你自己，那是我最爲希望的，身爲聰巴土古第十一世，接受過這樣多的教導和訓練，假如你能逃脫，非常值得。」

他繼續說：「至於我自己，我認爲不必先詢問寺院領導人格尤華卡馬巴，便離開這裏。既然中共對達賴喇嘛和他所領導的政府仍還有敬意，達賴喇嘛因此可能保護和重興佛法，我們應該對他有信心。」

根據歐洲的算法，我已經十九歲了，但根據西藏的曆本，我只有十八歲大。我雖然已經得到了老師和碩士學位，但是我還需要正式被任爲「格西」—高級佛教授的職位。即使只有十八歲，但我的年齡已經夠大，可以有資格被任爲「格西」，所以我要求攝政方丈和另外四位「格西」，替我舉行任職「格西」的儀式。由於我確已完全學習了寺院的訓練課程，所以他們都答應了我的要求。

在任職「格西」的儀式中，他們將會給我一隻聰巴土古第十世用過的乞食碗，和一件「格西」的僧袍。我則要發誓守二百五十條戒律。（其中一部份的戒律，當我被任爲僧人的時候，已經早發過守戒誓。）

任職儀式在有佛陀釋迦牟尼像的佛壇前舉行。

被任爲「格西」之後，我可以正式主持在滿月和新月兩天舉行的「積德靜化」儀式。但最重要的是我在被任爲「格西」之後，自己覺得已成熟了，而且有眞正足夠的能力，可以成爲「佛」、「法」、「僧」中的「僧」的一份子。

盧巴多基接着出外旅遊，到積依根都去探訪他的追隨者，由我代替他擔任寺院裏教授的職位。

我的經驗比起根布桑登和寺院裏其他的幾位名師雖然差很多，但是，我的秘書和聰巴土古第十世的幾位年老弟子，却都對我感到滿意，使我能感覺到我現在是正式走上了聰巴土古第十世的道路了。

當我坐在根布剛沙的寶座上時，我想到他給予我的一切教導，同時也覺得有再跟他學習的需要，他可以教我更多佛法的知識。

本地的居民，時常都要我教導他們，要我幫助生病和面臨死亡的人。很多時，我日夜都隨時會離開寺院，所以，我覺得需要有一位助師，隨時代替我，和給學生們多些個人的指導。這樣，大家就決定了請根布桑登擔任此職務，請他參與教導很多的課程。這時，大家在學習的是喬基根布巴所作的「自由的珍貴」。

聰巴土古第十世的姊妹，原來管理製奶，最近因病去世，我的母親就替代了她的職位。這令她十分快樂，因爲她很喜歡動物，不過她還要兼照顧牧人，和管理他們的薪金。不久之後，她覺得這份工作太忙碌，所以便把工作轉給了她的一位侍從。

當我往在寺院外的住所中的時候，我的母親可以和我住在一起，她很喜歡爲我煮飯，我們兩人都很快樂。

春天的時候，我接到森都省送來的一封邀請書，請我到那裏去主持講座，因爲很多人都很焦急地想要學習根布剛沙的佛學。我答應了。

森都離開修曼寺有三天路程。就在我到達森都才一個星期的時候，修曼寺便送來消息，說盧巴多基生病；跟着，他們又通知我說盧巴多基快要去世。我只能立即日夜不停的趕路回去德斯眺。四十多位修曼寺的僧人已在很著急的等待我，我們即刻一起前往探望盧巴多基，誰知盧巴多基已經去世了。

原來盧巴多基在旅程中便一直都不舒適，後來忽然又得了嚴重的傳染病。他自己知道這將是他最後一次得病，所以立刻請人把他帶到撒也寺院附近的一個鄉村。當撒也寺的方丈狄辛仁波切知道了盧巴多基的情況後，便立即把盧巴多基帶到撒也寺，但一個星期以後，盧巴多基便離開了人世。

撒也寺的方丈狄辛仁波切，現在居住美國。他是撒也學派聖人加拿加雲力巴的弟子，爲人非常和藹且博學。這位聖人也曾教導過聰巴土古第十世。

原來當盧巴多基臥床快將去世的時候，狄辛仁波切問他有什麼願望，又問他有沒有方法可以延長他的生命。盧巴多基回答說，他的工作和任務已經完成。以後一連幾天，他的健康似乎略有好轉，但在又一天的早上，他請狄辛仁波切替他寫下遺囑，說他希望在特沙省轉世，特沙省是密勒日巴的出生地。

狄辛仁波切覺得很難把這事告知盧巴多基的僧人們，因爲他們都以爲盧巴多基會復原，但他想他至少要告訴給高級僧人中的一位知道。

慈濟文化七十七年 雙月印書簡介表 敬請隨緣助印

一、佛陀的故事　印順導師原著

本書爲佛學泰斗印順導師專爲兒童及青少年所作的「佛學課本」，以淺顯通透的語句敍述佛教故事及佛法義理，在每一專題課目後，附有練習的問題，可以加深印象並提供進一步的思考。

爲增加該書的趣味性、可讀性，每一單元都特別配以數幀彩色插圖，綫條優美、設色鮮豔。不只小孩喜歡，就是大人看了也會愛不釋手，是一本老少咸宜的「佛學入門書」。（七十七年六月出書）

二、慈濟精美課誦　慈濟文化編印

自清代玉琳國師摘錄「禪門日誦」，列爲早晚二課，後世佛子多數延用。但版本不一，屢傳屢刻，且前後錯謬或刪減省略，造成持誦者的不便與困擾。

今特將課誦中前後省略處，一一加以補齊，並以電腦照相打字重新排版，務使節拍正確、板眼清楚，俾持誦者知所依從。分三十二開平裝及四十八開秀麗型兩種版本，製作嚴謹、印刷精美，爲坊間一再傳印翻版者所不能及。值得大家珍藏、持誦。（七十七年八月出書）

三、弘一大師格言別錄演講集　弘一大師講錄

弘一大師以名士之身走入佛門，卒竟中興南山律宗。其平生經歷與緇門崇行，感人、攝人之深，歷時數十載，始終未嘗稍減。

本書收錄弘一大師於民國三十年前後，在閩南一帶的弘法演講。透過文句，一代宗師的高風亮節，依稀如在眼前。另有大師輯錄之古代祖師格言，是道侶們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事及學佛歷程中修心養性的最佳圭臬。（七十七年十月出書）

四、我從西藏來　喬因、聰巴 原著　沙千夢、黃心嶽譯

本書係轉世喇嘛喬因·聰巴在西藏學佛的詳細經歷，對西藏佛教「師弟相傳」的傳統特色，有生動的描述。閱讀該書，能讓我們清楚瞭解一位「轉世喇嘛」的人生經歷，更能讓我們深入認識西藏佛教的傳統特色。由此點看來，這本書是非常珍貴的；同時，這還是一本典型的佛教高僧自傳，他的喜怒哀樂、修行歷程，都值得讀者細細思量，一再玩味。（七十七年十二月出書）

助印者請郵撥帳號：107825-5 慈濟道侶雜誌社
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五十號六樓　慈濟文化服務中心。

徵印　圓瑛弘悟　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

圓瑛老法師於民國十六年，在上海圓明講堂，創辦「楞嚴專宗學院」，並於四月八日起開講「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」。直至民國二十二年仲夏完卷，十月間成稿，共一千六百頁。該書依傳統「科判」講解，有開有演、有總有別。

今道嚴法師發起倡印，請道侶隨喜發心助印，以廣法寶流傳。每套成本價台幣三〇〇元。

徵請各方預約助印　大智度論

姚秦鳩摩羅什法師譯龍樹菩薩造的「大智度論」，是論藏中流通最多，傳刻最廣，最能普遍接引學人深入法海，得智慧法喜的一套論典。經妙蓮法師重新標點，印順導師校正。全書共百卷，精裝五鉅册，三千八百頁，是入佛寶山的無上法鑰。

現應道友要求，再印二千套提供請購，歡迎發心隨喜助印預約。每套親取台幣七〇〇元，郵寄七五〇元。出書後每套含寄費九〇〇元。

來款請郵撥：「一〇七八二五四五慈濟道侶雜誌社」